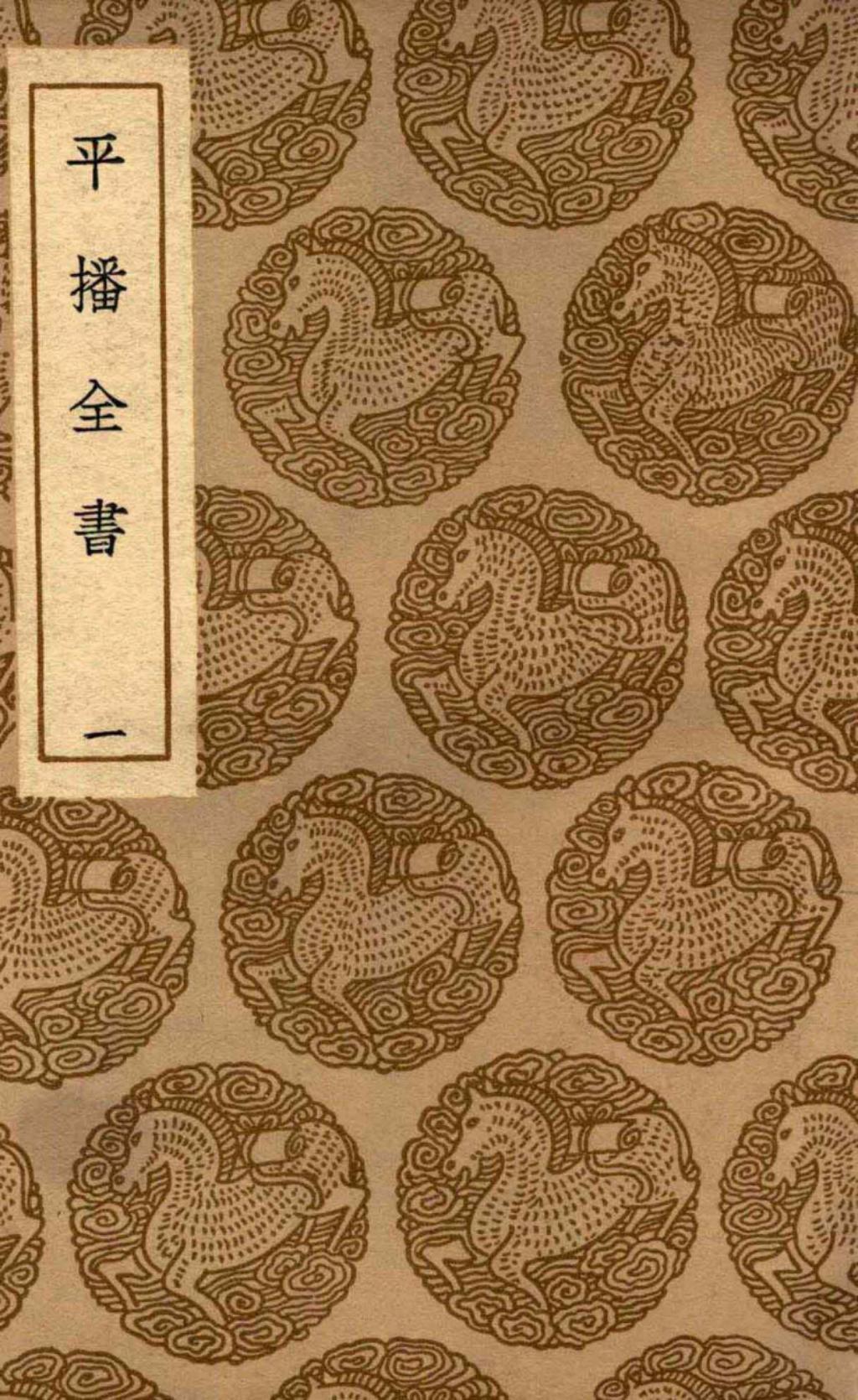


平 播 全 書

一





平播全書

(一)

著龍化李



叢書集初編

主編者五雲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平播全書敍

上之二十有八年，御史大夫兼司馬督府李公帥師平播，已馳露布，獻俘闕下。上嘉悅，令從公次第諸文武功及區畫善後事，咸備疏俱上。諸大夫以公經略西南，文告檄書與先後諸疏皆足詔來祀，垂不朽也。以屬守南大參王君編次爲卷凡十五，鍛成謂不佞。悌久在行間，與觀其盛，不可無言。以弁其端，悌也不類，曷足識。公之大，獨念是書也。嗚主上中興之盛，錄平蠻將吏之功備矣。出師才百十四日，關兩郡二千里封疆，奏二百餘年所未得志於西南夷盛事，紀之太常，自有國家祚土分茅彝典，嫩矣。公也不自功，且無樂人鳴其功，亦何庸敍。唯是元機睿算，石畫淵猶，所繇速於底績，足以泣鬼神而舒宵旰者，有其本之文檄不載也。悌日奉幄籌，不披吐萬一，以彰往鏡來，嗣茲何攷焉。夫靈武之師，朔方以靖，元菟之捷，屬國以全，播不聞乎？而敢逆顏行，雖其井觀嵎負哉？然猾酋也，豈自給若爾，固有所恃矣？今天下曷易言播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商道赫焉中興，舉一鬼國，尙淹三年，孔父所謂憊也。史稱楚頃襄王遣莊蹻略巴黔，漢武帝遣唐蒙開夜郎，然蹻卽王濱，自爲聲教，蒙入筰關，猶閉昆明，唐之南詔，乍臣乍叛，罷敝平，自段明而外無聞焉。鎮黔馬都督燁威響羅夷，不獲自完，首領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五十萬，三往十

閱年而思祿猶據孟養。嘉靖初思田之役始勦終撫而盧蘇竟道天誅令襄威閔爲西南夷觀晒。播曾覘之所自逆也。白石口而後震黔楚、危三川、脫復滋蔓諸蠻生心。滇南數千里非國家有矣。此豈小故也哉。公弱冠魁海內、振鐸梁魯稱絕唱。入貳問政銀臺旋以中丞節撫遼至則有鎮武之捷。馘首虜千數進貳司馬。於是公文武兼才爲世推轂無兩矣。移養歸來東山之望勃勃中原以播之弗靖西南鼎沸主上採輿望特從田間起公授總督川湖貴州節得便宜行事賜尙方劍偏裨以下不用命者誅以徇。文武無大小遠近惟部署兵馬錢糧器械惟調度。公迺提三尺擁六傳建三藩節制於錦水之陽。賊揣且勦又欲張威挾撫也。遂屠城戮將渝州且空城以避勢甚岌岌。公陽爲詰責緩之而陰積糧治器程量軍實選將集兵課期分路計定方移節渝州登壇誓師八路徂征。時賊欲衝突乎固未易矣。悌由洮河來度棧閣遵錦江延見父老旁及輿阜言播甚悉固不人人難播也。謂婁山諸嶮五丁莫開海龍囤高千仞難躋似以徒費兵力終歸一撫耳。悌曰唯唯否否及抵渝侍公吉語日聞捷音狎至。曾知名渠魁非獻首轅門則稽額戲下破關克峒如振落發蒙則何也。公膚敏豁達急戎機則倚馬數檄坐策千里當竄會披狐兔則魋結跕躍羿羅蠻長爭前驅先徵調則秦越滇廣齊魏燕土奮戎行治芻餉則舳艤銜尾絡繹肩馱效飛輓犒卒伍則牛酒魚鹽薪蒸糗糒充宿飽拯疾厄則醫藥湯散金創疫癘濟緩急壯軍威則五帥貳師八路斬關揚熊虎聯兵勢則總一監司歃血誓盟申要束而又陷陳摧鋒縣重賞破關克塹崇世官大將受餌械厥職貳師觀望責以死中軍勒限取其元賞信若萬戶及躬罰必若三尺在頸至於二帥壁後閱月未拔。

不難移前兵攻後。捐萬金使貪所繇連拔二城。盡成俘馘。尙有逸於疏外者。總之太虛無物。空洞有容。巖
巔千仞不可攀。決決萬頃不可淆。轉圜善任。參縱有神。所以本也。故自出師訖。賊平。疏數十上。檄百千下。
隔千里而面譚。洞幽微於觀火。軍法穰苴之嚴。綜理武鄉之密。宅心子儀之寬。決策晉公之斷。納降曹彬
之仁。而文章肖謫仙。勳業紹衛公。又其家世淵源。由來者遠也。昔淮陰謂漢高曰。臣多多益善。今播之役。
兵逾二十萬。分之八路。相雄合之。遞攻蓄銳。繇斯以推。曷難百萬。多多益善。奚以尙茲。存茲法也。夷無橫
已是書也。烏可無傳也。竊觀國家威靈。遠輶漢代。漢時丞相多自列侯。出塞大馘。唾手萬戶。流光史冊。不
謂濫觴。令甲文階。不俟茅土之爵。亦時有之。威寧等封。雖以首虜靖遠世祚。實自征蠻。粵考靖遠誓詞。思
祿所服也。未幾輒渡金沙。以攻猛密。石爛江枯。問之水濱耳。自公平播百蠻。君長狐兔含悲。鯨鯢不波。唐
交綏之外國。宋斧畫之餘邦。無敢越志。詎直拓地二千里哉。傅穎川而後無功矣。成功之後。公欣然若無
屏居苦伏。深自摧剝。疆吏上重事。又憑牀裁定之。痛嚴懷慈。往往以皋魚之感。發悲愴之調。至令人不可
讀。國爲奇勳。家爲死孝。公之謂矣。酬勸有無奚知焉。第西南之人。謳吟肖象。引領國恩。我皇快於志。而託
眷。重留督府。圖其難。爲封疆不朽。其不遜烈籬川也明甚。則開國山河。以慰西南半壁。爲公拭目之望也。
不筮矣。若曰師保。我公四世。其同睦前事也。何庸尸祝焉。昔周大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征
伐玁狁。玁荆來威。公也以之。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以豫齊遼蜀。驗之。又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有我
聖明。在萬曆庚子嘉平。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中卿張悌謹序。并書。

平播全書序

播州故戕牁地，介在川湖貴竹間，扼險盤據舊矣。唐乾符中楊端者，取播地南詔，世官茲土，歷我朝率衆內附，遂以宣慰茲州領二安撫，六長官如故。大都視爲徼外部曲，取羈縻而已。迨至裔孫應龍，憑累世資，驍雄黠武，國家嘗倚之，起戰功，乃不勝牀第杯酒之昵，戮及無辜，諸夷落重足上變，告諸不法事，先後勘論有年。議者引匈奴雖強，不當漢一大縣語，否則謂洞蠻苗僰，蟻聚綦布，我且東西多事，有如以尺檄定之，何用觀兵，欲假勦以堅撫，而曾不聽，欲乘撫以圖勦，而曾又不聽。是用撫與勦兩無當，曾益鴛鷺。天子赫然震怒，起御史大夫兼司馬李公田間，總三藩師，假便宜，賜尚方劒，從事。公聞命，乘傳速驅之。時我兵未集，綦江勢若累卵，遂爲曾所乘，兩裨帥力戰死，勢張甚。川以東諸郡邑，無不人人惴恐。公曰：今日之不利，視白石飛練百倍。不一大創之，何以釋主上西顧憂？乃移鎮渝州，部署文武將吏，刻日誓師，分八道破重關以進。會計無復之。父子相對泣下，退保海龍圍，賊衆各鳥獸散。八道兵圍圍數重，設雲梯仰攻，健兒猱升，直擣其穴。曾乃雉經死，俘妻子戚屬若干人以獻。播遂平。夫平播之策，人人能言，卽人人不能言，言撫者嫌於玩寇示弱，而言勦者苦於枵腹空夸，中牽外掣，訖無定畫。他姑無論，卽大將中尙有欲重以事權，假之數年者，公陽爲文告緩之，而陰治餉，調兵羽檄，四布遠近，戒嚴惟斷，乃成。則裴晉公之平淮蔡也。

曾據險設伏，如虎負嵎，假令舟中無敵，則一夫當關，安能得志？公廣布間諜，連以神機，久乃懷疑，空關不

守謀以代戰、則杜元凱之破吳人也。往者數戰失利、曾且謂我易與。公善用靜、靜於泰山。公善用動、動於流泉。故一傳諭而曾不復窺綦、再誓師而曾不敢拒關。三詰責諸將而曾遂授首。軍中破膽、則韓魏公、范文公之宣威西夏也。渠魁既殲、脇從諸夷苗悉置不問。募民實塞、畫井張官、起瘡痍存新舊、一切善後。卽憂且病、直鯁鰐然爲千百禩建不拔、則諸葛武侯之表出師班定遠之語任都護也。蓋公天才元略、如有神授。以故將兵二十餘萬、行師才百十有四日、而諸所指畫、省若括轉、若樞易若摧枯。料敵形如觀火、故有所建請、若指掌。若面談、是以朝上夕下。天子不待三賜問、而卽報可。公志益發舒、其治軍益明肅。毋論練卒蒐乘、廣儲蓄、稽尺籍、申賞罰、轉怯令強、因形爲勢、卽細之醫藥米鹽、衣被履屐之間、靡不得其任。以故取事易而徵效速也。嘗攷明興將相之業、相爲用者、率推靖遠新建、乃忠毅詳而少遜於文、非公比也。至若詳而文、文而鴻爽、足以宣明其意、惟文成爲最。而公其埒之。抑又聞公少喜言兵、已而歎歷中外、振鐸梁魯、薦登八座、卽羽書倥偬中、雍雍鎮以儒雅。由斯以談、公之所就業、經緯如日星、何論輝映昭代。卽吉甫之憲萬邦、何讓焉。公以宅憂歸矣、然公之功在勳府、勞在程書、根本之計在內地、計謨在邊陲。方今縣寓多故、行且召公建鼎鉉之業、以光贊中興之盛治。其利於社稷、寧不宏多。彼靖遠新建、有社稷功、其大用由經略蠻夷起。今天子神武、日紹法祖、宗成憲、不斬重典、以酬勞臣。以公之鴻伐彪炳、乃爾行當、胙茅土、盟河山、視靖遠新建而三也。猗歟麻哉。文耀役在行間、經紀轉餉首功之事、每受莢幕府、稟仰最悉。聊摭耳目所睹記、論述其大都如此。如曰公之功高燕然遠甚、夫夫才不孟壁若、直爲斯集糠粃耳。則文

燿何所逃罪。萬曆辛丑春、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管分巡上川東道兼整飭兵備沅陵張文燿頓首謹序。

平播全書後序

本朝西南夷部落以百數，常有事。以其聲教阻絕不甚治也。自上卽位，靈威四暢，收建武、討松州，類有成績。論者以爲美談。迨播事起，輒皆以爲難，不輕議勦。然圖事成功，赫赫可稱。斯固未易言矣。李公旣定播西還，因出記數百篇，以視嘉謨曰：此軍中奏檄書記也。可論而存之否？嘉謨退而序品，踰年書成，竊以爲西南夷遠於王化，山川深阻，毒霧箐林，非人所居。雖好兵者未能旅遑也。其中播最大地方二千里，民悍而財富，逆僉用之，敢於衡命，震驚天下。使天不悔禍，事未可知。以其權力較之，思州麓川譬如象馬之於雞豚，大小莛楹何論？建武二夷，然公也。討之不數月而平。嘉謨親在軍中，備見行事。今讀是書，凡握算之奇制勝之略，雖不可以言盡，然足以窺其萬一也。頃已列狀上聞，國家報功，每無所憚。搢紳先生，非有軍功不侯。然史牒具存，以功而封，如靖遠新建之倫多矣。思州小醜，未底靈誅，金沙受盟，旋卽不順，列祖猶以荒服用兵，當蠲小故，不難裂土而侯之。況茲討播，功烈較然，足以垂之萬世？以是受百里之封，開河山之誓，豈爲溢乎？后之君子讀其書，想見其行事，洋洋乎其盛也已！夫恩威賞罰，軍之善物也。言辭號令，政之要體也。播有事以來，議者盈庭，其言如蓬蘽藤葛然，此依彼附，期於牽纏，其得失可鏡已。及公受命，奏書羽檄，旁午於道，使者項背相望，每一紙下，指畫禁戒無論。其他皆入敵之左腹，披竊導卻，孰敢差池？上旣神聖，善於任使，每奏上，輒報可。先是東征之役，羣情鼎沸，公車日受封事以百數。今茲迄無一言，一二

老成、唯交相贊勉幕府檄下無論官庶卽蠻夷大長老絕無知識者莫不擎跽捧誦人人以爲能得其意世之居一官建一事造作新書以企流布者多矣豈其若是故無翼而飛者制其實也不鑿而入者選其美也古今一揆賢智者得而操之又惡可以彊致乎昔太公望佐武王滅殷其君臣論說著於六弢諸葛孔明相蜀號爲忠武遺書心法儒者共稱兩君子依歸明聖言有持循故足以傳於後世以昭公書抑當有說夫用兵之難久矣約論是編詳其意旨可略而言蓋有事有變而能居者故機鑄已新存舊可以弛敵羽括漸乖擊刺可以反正衆口囂囂不復恤也亦有隱而難知者因敵爲形形生而能盡緣物爲事事小而能周芻狗滔滔不復存也亦有用而不恃者蠻夷悍帥乘時之敵而鬪其捷則曲盡抑揚必爲我使譬之善醫天雄烏喙可以爲效而不爲毒天下從而信之不復疑也又有近而應卒者謙讓間行慶賞亟發百變而不吝狎至而難尋譬之說者以蜜說甘及其窮也又以甘說密狀若連環以爲鼓舞衆莫不從不復攜也亦有繁而必整者材用亟收虛中以應事端雜至隨衆可同故集餉散兵種種諸事四方皆以爲難而顧盼舍然罔不大定不復稽也又有盡而不汙者靡有不甄靡有不暨行之容容爭者銷而異者化懸之以示天下無間焉不復抗也以是數者較之二君子其書具在審虛實之規采情形之辨酌輕重之倫明古今之致其大槩可辨已是編之傳尤信西南用兵數役皆有典藉可攷未有若斯之赫赫絕羣者嘉謨謙陋寧足知公姑論其略如此時事方殷公爲社稷之鎮是書之行於世古人所謂珠玉金石不足喻也輒爲天下識之萬曆辛丑元日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薦邱王嘉謨謹序并書

謹按四庫全書提要云。播州楊氏。自唐乾符中據有其地。歷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萬曆初。楊應龍爲宣慰使。恃險作亂。詔起李公化龍。巡撫四川。尋進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進討平之。以其地置遵义。平越二府。因袁軍中前後文牘。編爲是書。前五卷爲進軍時奏疏。六卷爲善後事宜奏疏。七卷爲咨文。八卷至十一卷爲牌票。十二卷至十四卷爲書札。十五卷爲批詳。爲祭文明代用兵。大抵十出而九敗。不過苟且以求息事。而粉飾以奏功。惟平播一役。自出師至滅賊。凡百有十四日。成功頗速。史稱化龍是役。可與韓雍項宗塈其出師次第。雖載其大綱。而情形曲折。則不及此書之詳。具錄存其目。亦足資參考也。末有萬曆辛丑四川布政使參議王嘉謨後序。稱身在軍中。備見行事。蓋所言猶爲實錄云。此書所載之文。不必出李公之手。皆書記吏胥稟命而作。於事之始末。賊之情形。統籌全局。胸有成算。處處安排。著著中肯。雖非出自李公。紀事亦可謂詳明矣。世之讀是書者。慎勿以其文煩詞俚。而忽之也。原刻前有數敍。今摘其切於當時情事者錄之。以冠於篇。光緒十三年六月中
旬王灝謹識。

平播全書目錄

卷一

奏議

報到任疏

請設中軍疏

報播曾屯兵疏

報播曾陷城疏

條議貴州移帥增府佐募苗兵疏

請留陝銀取雲南銀充餉疏

請罷開礦疏

添設裨將疏

再報播曾情形疏

防兵鼓譟疏

請內帑增將兵疏

平 播 全 書 目 錄

更調府佐縣令疏

二

卷二

奏議

二運大木勸懲疏

懸購規則疏

糾劾逗遛將官疏

設監軍兵備等道六款疏

調補監司道官疏

增復府佐疏

變廢將官疏

增楚省監軍將材糧餉開款疏

互調州官疏

擒獲奸細疏

議處貴竹懦將借給餉金疏

播酋犯貴屯堡并催兵餉疏

給由疏

卷三

奏議

初報捷音疏

留總兵劉綽勦播疏

地方災異疏

查參失守龍泉司官疏

報進兵日期疏

二報捷音疏

合江客兵交鬪疏

克桑木關烏江關三報捷音疏

查參楚省勦苗失律官員疏

保留方面官員疏

查參黔路得關復失將官疏

請停撥括疏

平播全書 目錄

贈錄戰將王芬等疏

辭陞疏

糾參庸狡文武官疏

糾劾有司疏

卷四

奏議

攻剋婁山崖門等關四報捷音疏

剋破龍爪等固五報捷音疏

六報捷音疏

丁憂疏

大報捷音疏

告病疏

請廢蜀王助餉疏

議留免覲疏

三懲告歸疏